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一百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錢黄照

畿輔通志卷一百三十

傳

前燕

慕容恪傳　唐魏徵

慕容恪字元恭鮮卑人燕王廆之孫皝之第四子儁庶弟也幼沈深有大度皝以其母高氏無寵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雄毅嚴重每言皆經綸世

務銑始異焉乃授之以兵從征伐臨機數出奇策石
虎以戎卒十萬攻銑諸部叛應者三十六城左右勸
銑降銑不聽而遣恪率騎二千挐之虎軍驚遁恪乘
勝追斬三萬餘級段遼遣使詐降於虎虎遣將麻秋
率衆迎遼恪伏精騎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楊
裕等擁遼及其部衆以歸出為度遼將軍鎮平郭恪
撫舊懷新屢破高麗兵高麗憚之不敢入寇常與儁
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所向輒潰

兟將終謂儁曰今將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宜深委
仗之儁嗣位彌加親任遣討冉閔閔趣常山恪追及
於魏昌之廉臺十戰皆不勝閔素號驍勇又所將精
銳燕將咸震憚之恪曰閔師老卒疲加以勇而無謀
一夫敵耳可分軍為三部閔性輕銳知吾軍勢不敵
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然
後諸軍犄角攻之蔑不克也乃擇善射者五千人以
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閔果直衝中軍燕兩軍從

旁夾擊大破之禽閔斬於龍城已而閔部將王午復自號安國王午死呂護因襲其號保於魯口恪進討走之降其衆初段蘭之子龕因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與儁書抗中表之儀且數其稱帝之罪儁怒遣恪討之恪引兵濟河龕率衆拒戰恪擊破之龕友辟閭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使求之則已死矣恪大悅惜遂進圍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兵法有緩有急若彼我勢均且有强援慮腹背受患者須急攻之如

我強彼弱外無救應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龜雖
憑阻堅城上下戮力若盡銳攻之則數旬可拔然殺
吾士衆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
分忘寐何忍輕用其死乎軍士聞之人人感悅遂築
室反耕嚴固圍壘樵採路絶龜乃出降因悉定齊地
留兵鎮撫而歸以累功拜大司馬録尚書事封太原
王及儁寢疾慮子暐不堪承嗣欲行宋宣之事以社
稷付恪恪固辭儁怒曰兄弟間豈容虚飾恪曰陛下

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詎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爾能為周公吾復何憂儁卒暐即位以恪為太宰專錄朝政恪弟評為太傅慕輿根為太師副之時根自恃勛舊心內不服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自取之恪曰公醉耶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遺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隣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根

遂潛謀誅恪及評因以篡位恪知之乃密奏根罪狀誅根并其黨時内外汹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擾擾正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反自驚怖先是吕護復據野王潛通於晉閒僞晝謀引師襲鄴恪率衆討之護嬰城自守將軍傅顔請急攻之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然内鮮宿糧外無强救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以離閒其黨不過十旬取

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徼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奔晉尋而来歸恪雖綜大任而在朝兢兢循禮進止有常每事必與評議之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虛襟待物諏納善言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人以為大媿莫敢犯者至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耶初晉君臣聞儁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恪將取晉洛陽先遣人

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分遣其將攻陷河南諸壘遂進克洛城執晉將沈勁勁不屈而死恪因畧地至崤黽關中大震苻堅自將屯陜城以備之及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為戮雖皆非本情寔有愧於四海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軍士有犯法者密縱舍之捕斬其首者以狥營壘不求整齊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及有疾慮暐闇弱而評性復猜忌乃召暐兄樂安王

藏謂之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不能掃平秦吴嗣成遺志歿有餘恨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吴王智畧超世吾死後當以此授之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不可冒利忘害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疾篤暐親臨問以後事對曰吴王垂文武兼才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恐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訖而卒其後王猛入鄴城令嚴無犯燕民安堵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

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為設太牢以祀之

北魏

高允傳　　　　唐李延壽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祖泰並仕慕容垂至顯秩父韜歸魏後官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有竒度清河崔弘見而歎曰此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性好文學擔簦就業博通經史天文

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䴥三年年四十餘矣為陽平王征南大將軍杜超從事中郎超時鎮鄴遣允與呂熙等分詣諸州决獄熙等並貪穢得罪允以清平獨見賞還家教授生徒千餘人四年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以本官為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時鎮鄴允甚有匡益徵還㕘樂平王丕軍事佐平凉州賜爵汶陽子領著作郎太武令與司徒崔浩修國史浩時集諸歷家考校漢元以来日月薄蝕五星行度

並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歷術淺事而史家欲神其說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時未以為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皆歎服允雖明歷初不

推步論說惟東宫少傅游雅知其能數以災異問允

曰天道難知既知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

至多何遽問此尋詔以經授景穆太子甚見禮待與

游雅等共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太武甞問允何政為

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

也賤所知惟農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

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

升不勤則畒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

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乃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初浩以才畧為帝寵任數從征伐有功頗制朝權嘗薦冀定等五州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曰先徵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而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茍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嘗上疏言

浩所注詩論語書易過於馬鄭王賈乞收境内諸書
獨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并求勑浩注禮傳令後生
得覩正義浩遂信待之薦其有著述之才帝初命浩
等譔記務從實録既成書湛標因勸浩刋於石以彰
直筆允私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
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刋石列通
衢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
詔收浩允等案罪先是遼東公翟黒子奉使并州受

布千疋事覺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為首為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中書侍郎崔鑒等謂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以鑒等為親已而反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入死地入見帝遂不以實對終獲罪戮及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允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

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宫所言否允曰臣以下材謬參著作逆犯天威罪當滅族不敢虚妄殿下哀臣侍講日久欲匄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以實對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赦其罪以旌之於是召浩臨詰浩惶惑不

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帝復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拜請帝意解乃曰無此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止誅其身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他日太子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乃激怒至尊如

此每一念及使人心悸允曰臣東海凡生本無宦意屬休明之會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妨賢已久夫史所以紀當時之善惡為將來之炯戒故人主慎焉浩孫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誠不能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乃史家本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

也太子末年頗信任左右營田園以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弗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

靈帝不脩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之禍夫為人君者必審於擇人商書云無邇小人孔子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古今存亡莫不由之今東宮誠乏人俊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恐非朝廷之選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不納及

太子卒允見帝悲不能止允奉命集天文災異使事
類約而可覩既成上表曰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
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隨其得失而效以禍福天人
誠遠而報應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
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
鑒誡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
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
而為其傳覬以感悟人主終不聽察卒以危亡伏惟

陛下神武則天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
究鑒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聰仰酬
明旨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詞凡八
篇帝覽之曰高允之明天文豈減崔浩乎及文成之
立允預其謀司徒陸麗等皆受賞而不及允允終不
言時帝大起宫室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
非農隙不興今建國已久宫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
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足以

觀望遠近若欲修廣異觀宜漸致之不可倉卒今計
砍材運土及諸雜役須萬人丁夫充作老弱供餉合
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况
四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聖主宜思量帝納之
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
古式上禮教一疏其畧曰前朝屢發明詔禁諸婚娶
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燒葬一切禁斷雖
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

者習以成俗教化凌遲一至於斯為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民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賢之女必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其難今娶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失禮紛紜而令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

哲王作為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昔者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勝計死不旋踵尸焚墓掘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人何獨不然今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求

貌似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俗瀆亂情禮上未禁之下不改絶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主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樂不奏物非正色不列今之大會内外相混酒醉諠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陛下當百王之末踵亂晉之弊而不矯然釐正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文成從容

聽之事有不便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
日不出至有痛切為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然
終善遇之禮敬甚重時有上事為激訐者帝謂羣臣
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私室諫諍不欲彰於外至於
事君獨忍翹君之過以沽直名乎高允於朕過失常
正言而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諱
使朕得聞其過而天下不知乃真忠臣也允所與同
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

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帝謂羣臣曰汝等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左右但立勞耳皆至王公至如允執筆匡輔數十年不過為郎汝等不亦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嘗使諸子樵採自給陸麗為言於帝帝曰何不早言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太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其子忱為郡守允固辭不許轉太常卿進

爵梁城侯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嘗曰前
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
高子游處數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
不誣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
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
矯矯風節耳余始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
嘶股栗殆不能言宗欽以下都無人色高子獨敷陳
事理辭義清辯明主為之動容仁及僚友保兹元老

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威振朝廷王公以下趨庭
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人固未
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管仲所以致慟
於鮑叔也及文成崩雅法罕以獻文在諒闇遂擅權
多殺馮太后誅之引允參決大政欲修明庠序立學
郡國詔允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大郡立博
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
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

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通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如之年限三十以上其學業夙成才任教職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髙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後以老疾頻乞骸骨詔不許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舊懷人作徵士頌尋詔允至兖州祭孔子廟曰此簡德而行卿勿辭繼從顯祖北

伐大提作北伐頌獻文後有遺世之志以孝文冲幼欲禪其叔京兆王子推召公卿會議皆莫敢言允進跪上前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祖宗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感悟乃議傳位孝文以羣公輔之自文成至獻文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進允中書監散騎常侍尋以定議勲進爵咸陽公持節征西將軍懐州刺史允秋月廵境問民疾苦見召公廟毁新之時年將九

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太和二年以疾告歸詔以
安車徵允扶引就内改定皇誥作酒頌寓規孝文説
之置之座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議定
律令允雖篤老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
十日一詣以娱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
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朝之大議皆咨訪焉
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凡歴事五君出入三省
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在中書引經斷獄内外皆稱平

允性仁恕簡靜興壽稱與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恂恂忘倦尤篤念親故頒賜悉以分之貧困者無所棄遺初獻文徙青徐望族於代其人士多允婚媾有流離饑寒者允輒傾家賑施使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用於朝或以初附為疑允荅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允子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孝文太和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贈司空

謚曰文將遂甚厚魏初以來存亡蒙賚皆莫及也所著詩文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何鄭膏肓凡百餘篇又有莫法算術三卷

韓麒麟傳　唐李延壽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好學美姿容善騎射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進趣宜示寬厚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

悅白曜表為兾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及攻戰具軍資無乏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沉抑乃請守宰有闕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庶華族蒙榮良材獲叙因以懷德安土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

表陳時務畧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
太平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故
頃年山東遭水而人餧今秋京都遇旱而穀貴寔由
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
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
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
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
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别人歸樸素制天下男女

計口授田宰司四時廵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麒麟立性恭順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惟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卒謚曰康

唐

魏徵傳　　　　宋宋　祁

魏徵字元成魏州人少孤落魄有大志不營貲産以十策進李密不用從密來京師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以書諭之勣遂定計歸唐後為隱太子洗馬徵見秦王功高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切責徵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諫議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皆潛伏思亂徵白帝示至公解之命往慰諭道遇械送太子千牛李

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徵與其副謀曰受命赦宮府舊人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將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藴無所回屈凡二百餘奏無不愜切當帝心者拜尚書右丞仍兼諫議或毁徵阿私所親帝使溫彦博按無驗責以不存形迹居數日帝問徵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彦博宣勑語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

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
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矍然
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寔大不是公亦不得遂
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
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
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
孫傳世福祿無疆臯夔稷契是也忠臣身受誅夷君
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龍逢比干是也以此而

言相去遠矣帝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賜絹二百匹帝又問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堯舜闢四門明目達聰雖共驩苗鯀不能蔽也秦二世獨信趙高梁武帝獨信朱异侯景隋煬帝獨信虞世基天下土崩瓦解而不知盜賊徧海內而不聞此其驗也帝將聘鄭仁基女為充華詔書已出册使未發徵聞其許嫁陸氏諫曰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恐虧聖德帝聞之

大驚自責停使令女還夫羣臣以女適陸氏無顯狀
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自云初無婚姻帝
於是頗以為疑再問徵徵曰陸爽恐陛下今雖容之
後陰加譴責所以反覆自陳不足為怪帝乃降勑自
明停其冊使將葬建成元吉徵與王珪請預陪送上
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
紀前宮結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
戮負其罪戾錄置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

光四海道冠前王陟罔有感追懷棠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居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帝義而許之宫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三年以秘書監枩預朝政西域諸國聞高昌麴文泰朝悉遣使入獻詔使人迎之徵諫曰王者不以蠻夷勞中國姑聽其商賈往来與邊民交市則可若賓客待之恐不勝

其弊帝乃止右僕射封德彝等竝欲中男十八以上簡點入軍勑出徵執奏以為不可德彞重奏謂次男有壯大者帝降勑中男雖未十八然壯大亦可入軍徵又不肯署勑帝召徵及王珪至作色而待之曰中男實小自不點入軍實大亦可簡取如此固執不解公意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

豈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闗心若多熙取人還充雜役雖衆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民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已數不信何以取信於人帝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因言即位之初有逋負凡債欠負官物竝悉原免之詔又闗中免二年租調闗外給復一年後不能無失信者數事帝喜曰我見君執奏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

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乃停中男賜徵金甕一口先是帝嘗歎大亂之後疑其難治徵曰亂後易治譬饑者易食渴者易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治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人漸澆漓不復返樸今當悉為鬼魅尚安得而化哉帝納之及即位四年之後米斗三錢歲斷死二十九幾致刑措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

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語羣臣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彛見之李靖敗突厥頡利部落多來歸降中書令温彦博議請於河南處之一則寔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帝從之徵議以為宜遣發河北居其舊土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密邇王畿心腹之疾將有後患彦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處之河南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懐我厚恩終無畔逆徵曰晉代

有此分居近郡江統為言武帝不用後果覆車陛下必用彥博言所謂養虎自貽患也帝竟從彥博議後帝幸九成宮突厥陰結所部作亂事敗皆捕斬之還其舊部於河北帝悔而自責曰初不納魏徵言遂幾失久安之道侍御史權萬紀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蒙引見任以彈射莫敢諍論徵奏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多行無禮以取强直之名誣房元齡斥

退張亮無所肅厲徒損聖明臣伏度聖心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羣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元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疏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来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帝欣然納之賜絹五百匹萬紀仁發相繼貶黜七年代王珪為侍中進爵郡公帝幸

九成宫宫御憩漳川宫舍李靖王珪至吏改館宫御以舍靖珪帝怒命按之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掃除隷耳以此罪責恐駭天下耳目得釋不問帝一日謂長孫無忌曰徵每諫我不從與言輒不應何也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應之須别陳論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已許可又别陳論非禹稷所以事君也帝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

耳徵撰定齊梁陳周隋五史多所損益進左光禄大夫以疾辭位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葬昭陵帝於苑中作層觀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耳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帝泣為毁觀帝又欲以巢剌王妃為后徵諫曰陛下方取法堯舜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後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供奉不精因此浪費以至於亡陛下當兢懼戒約奈何誨人為奢

退又上疏言刑賞不可由喜怒及驕奢亡亂之故乞以隋為鑒十二年帝嘗從容問比來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徵對曰若恩威所加遠方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帝曰遠方來服應由德義所加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心旋以四海無虞漸加驕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帝曰所行比前何為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

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黽勉聽受而意終不平帝曰於何事如此徵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以死罪孫伏伽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與罪雄固言是實大理推得其偽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

陛下不從胄曰既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如此為我守法豈慮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於時雖從臣言賞德參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帝驚曰人苦不自覺非公無能道此帝又嘗問徵曰羣臣上書可採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百

司奏事嘗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怫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帝由是接見羣臣辭色愈溫魏王泰有寵或言大臣多輕之帝怒召大臣讓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躓我欲縱之泰豈不能辱公輩耶房元齡等皆謝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耶帝悅曰聞公言方知理屈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

疏極諫後遇大雨榖洛溢毁宫寺漂居人徵因事極言尤為激切條陳十思畧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逺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寔繁克終者蓋寡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

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手詔嘉荅之於是廢明德宮元圃院賜被水者帝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可比帝曰徵蹈

履仁義欲致君堯舜亮亦不過是也帝厭上封者多不切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言而是朝廷之益即非無損於政由是皆勞遣之時屢有閹官充外使妄有論奏事發帝怒徵進曰閹官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帝悅允使永停徵因上言尚德好善之美術數刻深之害反覆至數千言帝手詔嘉歎賜絹三百匹十三年

徴上疏言陛下頃年以來漸不克終非復貞觀以初之盛因條陳不克終者十漸帝書為屏障兼付史官賞黄金十斤廐馬二匹又嘗問徴比來朝臣多不論事何也徴曰陛下虚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禄但才器不同懦弱之人懐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懐禄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俯仰帝曰誠如卿言朕今開懐納諫卿等無

勞煩怖懼遂不極言侯君集平高昌帝欲以其地為州縣徵謂不如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方者也若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交替十年之後隴右空虛散有用以事無用未見其可褚遂良亦極諫帝不從以其地置西州後西突厥欲攻西州帝悔謂侍臣曰往年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其子弟依舊為國不用其計方自悔責寧得忘所言者乎徵嘗侍宴兩儀殿舉齊

桓公鮑叔牙管仲寧戚交儆事為戒帝嘉納之時大臣竝請封禪惟徵執不可帝曰豈功不高德未厚耶諸夏未治遠方未服嘉瑞不至年穀不登耶何為而不可徵曰陛下功則高而民未懷恵德則厚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未可驅之役遠方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譬如人有十年長患療治方瘳便欲負重日行百里必不可得告成天地臣竊有疑兼以大事舉行萬國咸萃要荒

之外奔走來庭今伊洛以東暨於海岱人烟斷絕道路蕭條徒令窺示虛弱又賞賜未厭衆望給復不償民勞遇有災眚難以追悔帝不能奪嘗與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與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何罪而謝也上

甚愧之十七年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間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家初無正寢帝輟小殿材為營構賜素褥布被從其所尚數與太子臨問拊之流涕許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卒年六十四帝臨哭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百官咸赴喪贈司空謚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䡖贈其妻裴氏辭

曰徵素儉約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乃更用素車白布襜帷陪葬昭陵帝登苑西樓望哭甚哀御製碑文手書之益封户九百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魏徵殁朕亡一鑑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藳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

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畧如此朕

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

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每犯顔進諫雖逢盛怒神色

不慴帝徐為霽威奏疏數萬言皆本仁祖義勸誡昭

然稱引甚富尤好徵據劉向說苑帝嘗謂徵曰卿罪

重於中鉤我任卿逾於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

我於卿者乎一日宴近臣於九成宮稱徵每犯顔切

諫不容我為非我所以重之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

言臣所以敢言陛下若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帝大悅賜錢十五萬又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元齡之功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惟魏徵而已解佩刀賜之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良久鷂竟死帝將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徵謁告還問故帝笑曰畏卿嗔故中輟耳徵以隋亂後典章湮散引諸儒校集秘書粲然復完又以

小戴禮綜彚不倫作類禮二十篇帝好武徵侍宴見舞破陳樂俯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徵歿後毀者百出以嘗薦杜正倫侯君集誣為阿黨又誣錄諫語示史官帝怒停叔玉婚而仆所為碑後征遼東還悵然曰魏徵若在朕無此行仍召其妻子慰勞以少牢祀其墓復立碑加禮焉五世孫謩仕至同平章事宣宗稱其直諫有祖風

宋璟傳

宋宋　祁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為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詞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髙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辨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𧻹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

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自首原請
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
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
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下獄俄
詔原之勑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
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
亂國經賞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
易之謟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

品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内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

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巽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内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黄門侍郎武三思怙烝寵數有請於璟璟厲荅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産禄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

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使歛封租璟拒不與故為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宫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為威近干奪至迎用二歳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淆并璟與侍郎李乂盧從願澄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宫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歴兖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為

京兆府復為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為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廵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

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别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别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

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遑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惟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諶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

䰟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
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
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揺動不變法以愛
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
冢大墳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
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宫之美爾儻中宫情不可奪請
准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
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

即可其奏又遣使賫綵絹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録囚多所貸遣賑恤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未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

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為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臆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廵泰山璟復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别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一極言手制荅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

入覲省以誠終身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

之帝帝盜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聖歴後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

勝輕出為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

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

利者夸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

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為相閲堂按見其危

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怨華衡

高適傳　　宋　宋　祁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皐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禄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蒲簺相娛樂渾

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為楊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恥帝領之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

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疲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寔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瘡痏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

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敝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隣保威以罰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繫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乎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巔蹊隧險絶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為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

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清逆亂之意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為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城及雲山城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

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袞袞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寔不為縉紳所推然政寛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絕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為義而知變

陽城傳　　韓愈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

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聞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决之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年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

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卧客懐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嫗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

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

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蔕吏蹤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

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役不登觀

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

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

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

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

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

館門外有故門扇横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

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

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宋

曹彬傳

元歐陽玄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

毋也從世宗鎮澶淵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燕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顯德三年遷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致命即還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及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初太祖事世宗在澶州以彬掌茶酒嘗從求酒彬曰官酒不敢

相飲乃別沽以飲太祖及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太祖器重焉建隆二年彬自平陽歸太祖謂曰我昔欲親汝汝何疎我彬頓首曰臣為周室近親復忝内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太祖然之嘗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彬耳乾德二年冬大舉伐蜀以彬為都監諸將皆多所屠殺惟彬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由是所至悅服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蜀降大將王全斌等

縱酒不恤軍士列校求取無厭蜀人苦之彬屢勸全
斌振旅速旋全斌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
應盜賊蠭起彬復與崔彥進悉力翦平之洎歸闕太
祖盡得全斌等不法狀面詰王仁贍仁贍歷言諸將
奢縱事惟曰清慎廉恪獨曹彬一人耳即日授彬宣
徽南院使充義成節度使彬辭曰收蜀將校皆得罪
臣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
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言哉初克成都時

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一第寢以庋食洎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則備禮嫁之師還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家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焉七年征江南累戰輒克遂圍之彬每緩師冀其歸服後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

明日城陷江南主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降彬禮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當厚自齎裝旣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旣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果無他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彬即時遣還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賑乏絕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幹當公事回

其謙恭不伐如此以功拜樞密使在省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歸私第閉閤燕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禁門雖霜雪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彬性仁敬和厚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朝夕笞詈

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也嘗曰自吾為將未嘗以私怒戮一人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修葺彬曰時方太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多此類咸平二年被疾真宗親臨問手為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材器皆堪為將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卒年六十九帝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配享太祖廟庭彬前後征討凡降

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七子瑋琮璨繼領旋
鉞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輔佐
仁宗

曹瑋傳　　元歐陽玄

曹瑋字寶臣武惠王彬之子也李繼遷叛諸將數出
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
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内殿崇
班知渭州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

貸善用間知敵動靜舉措如老將徙知鎮戎軍李繼
遷虐用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
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内附繼
遷畧西蕃還瑋邀擊於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
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
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
羌語耐寒暑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
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内間田春秋耕斂州為

出兵護作而𨷻其祖繼遷死德明立所屬有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將其兵薄天都山受降者内徙德明不敢拒帝以瑋習知河北事乃以爲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南北山川城郭出入戰守之要盡在是矣因令别繪二圖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復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

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徙知秦州初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十砦浚濠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其年冝勒斯賚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自是冝勒斯賚勢蹙退保磧中不敢出丁謂逐宰相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為準黨謫知萊州謂敗

復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天雄軍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竒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卧閤内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其在邉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擒報至矣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敵軍吏來告瑋

方與客圍碁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諜間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塞上多廢地瑋募人耕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斂爲發州兵戍守邊儲以寔所募皆爲精兵又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强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擇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爲出錢市馬開

邊壕塹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絶治之使足以限寇後皆為法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舊例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以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下令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𤫊為將幾四十年未嘗敗衂自三都之

戰威震四海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髙語疾驅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或以為疑瑋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邀山東知名士賈同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瑋果名將也真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他將論邊事者往

往密付瑋處之瑋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穀左傳而尤熟於左氏瑋為將不如其父寛然自為一家云卒贈侍中謚武穆嘉祐八年配享仁宗廟庭寶元中王鬷為樞密使趙元昊叛帝召問樞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府四人皆罷而王鬷謫虢州語所善翰林學士蘇公儀曰王鬷此行十年前已有人言之鬷為三司鹽鐵副使時以事至河北曹南院為定帥鬷事畢將還瑋謂鬷曰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鬷

愛其雄才遂爲之留明日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驟曰何以教之曹曰瑋在陝西日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易於中國怒其息微將殺之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隣國已爲失計今更以貨殺人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

者圖其貌覲之眞英物也此子必為邊患計其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驗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呂端傳　　元歐陽玄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歴國子主簿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換著作郎直史館太祖即位遷太常寺丞知浚義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閤門使郝崇信

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爲副八年知洪州未上改
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賜金紫爲政清簡遠近便之
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
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
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
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
請託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
復爲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

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閤時遷户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為大理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為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頴内侍王繼恩就鞫於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来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即

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羣官有負譴置散秩者引對皆涕泣以饑寒為請至端即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辱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覃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穎州副史是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為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叅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臣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

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凖亦
拜參知政事端請居凖下太宗即以端為左諫議大
夫立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戸部侍郎平
章事時吕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云端為人糊塗
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决意相之會曲宴
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
用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初端
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大政端復居相位

時論榮之端歷官四十年至是驟被奬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慮與準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出手劄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吕端詳酌方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

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又曰邊鄙常事端
不必與知若軍國大事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
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
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即入
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羮
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
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
叛心耳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

州使善養視之以招来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欵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内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勲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詔端端知有變鎖

繼恩於閤内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宫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之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繼勲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背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體

軀洪大宫庭堦陁峭峻特令梓人為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嘉納加右僕射兼修國史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叅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車駕臨問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

李若水傳　元歐陽玄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調

元城尉平陽府司錄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絛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為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何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嘿嘿托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耶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横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輿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

年為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天子當挂服
舉哀若水言俅敗壞軍政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
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欲加縟禮非
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
以賦入贖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今
名遷著作佐郎為使見尼瑪哈於雲中纔歸兵已南下
復假徽猷閣學士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
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

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止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於冲虚觀獨令慶𣶏入既所議不從尼瑪哈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㮚行㮚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

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
而哭罵不絕口金人曳若水出撃之敗面氣結仆地
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尼瑪哈令曰必使李侍郎無
恙若水絶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今日順從明
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
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
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
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尼

瑪哈仍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為生靈
計罪己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
立尼瑪哈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為過公其尤
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為封豕長蛇流毒中土滅亡無
日矣尼瑪哈令擁之去反顧駡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
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駡不絕口
監軍者撾破其脣噀血駡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
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即位下詔曰若

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為之泣涕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翹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効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金

李遹傳　元元好問

李遹字平甫欒城人明昌二年進士高才博學無所

不通為人滑稽多智而不欲表表自見工畫山水得前輩不傳之妙龍虎亦入妙品然皆其餘事也泰和太興作幕官虎賊知府事賣權恃勢奴視同列平甫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慕者也聲勢焰焰人莫敢仰視乃為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閒居陽翟十餘年自號寄菴先生平生詩文甚多如云舊管新

收粧鏡在昨非今是酒杯乾魯山道中云老夫自喜林野癖路人頗笑衣裳寛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而輩慎勿遽哭果如期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畢目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子治字仁卿正大七年收世科屏山贈詩所謂仁卿不是人間物太白精神義山骨者也

元

郝經傳　　劉秉忠

郝經字仲常其先陵川人後徙河北霸州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王文統素忌其才徳乃遣使宋或謂經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搆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畧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茍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璮侵宋以阻撓之欲假以害經經踰淮賈似道懼奸謀呈露遂以李璮為辭拘經於

真州之忠勇軍驛吏防守嚴於獄從行介佐或不能堪經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宋帝大臣聞經言遂請入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户從人怒而鬬死數人居七年從經别館與從者六人又居九年巳延南侵宋懼乃以禮送經歸似道之謀泄亦竄死矣經歸世祖賜宴大庭官加國子祭酒為朝列大夫秋七月經卒年五十二經之為人尚氣節為學思

致用及被留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文集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宏善謀議論詩多奇崛當時感其言目其事各為振勵者甚多子二長景文官給事次子景和官廉訪使

李冶傳　明宋濂

李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辟知均州事歲壬辰城潰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冶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

聞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

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旣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

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哈達及頗斡何

如對曰二人將畧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

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

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擬之

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

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

賢寔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庭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葢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寔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

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寔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又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

地震為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奸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辨奸邪去女謁屏讒慝省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為休矣世祖嘉納之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衆及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治以老病懇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期月復以老病

辭去卒於家年八十八

蘇天爵傳

明宋濂

蘇天爵字伯修本趙欒城人再徙眞定父志道歷官領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天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實錄二年陞修撰擢江南行臺監

察御史明年慮囚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歴其地囚有言寃狀者天爵曰憲司歳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篝燈治文書無倦入為監察御史道尋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閲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

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為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為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為吏部尚書陞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鬚髮盡白

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遷陜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為師長端己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為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

條分目別細巨不遺九年召為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為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拯治有方所辦課為鈔八十萬錠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總兵於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畧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卒於軍年五十九天爵為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為文長於序事平易溫

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藳七卷文藳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為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為滋溪先生

